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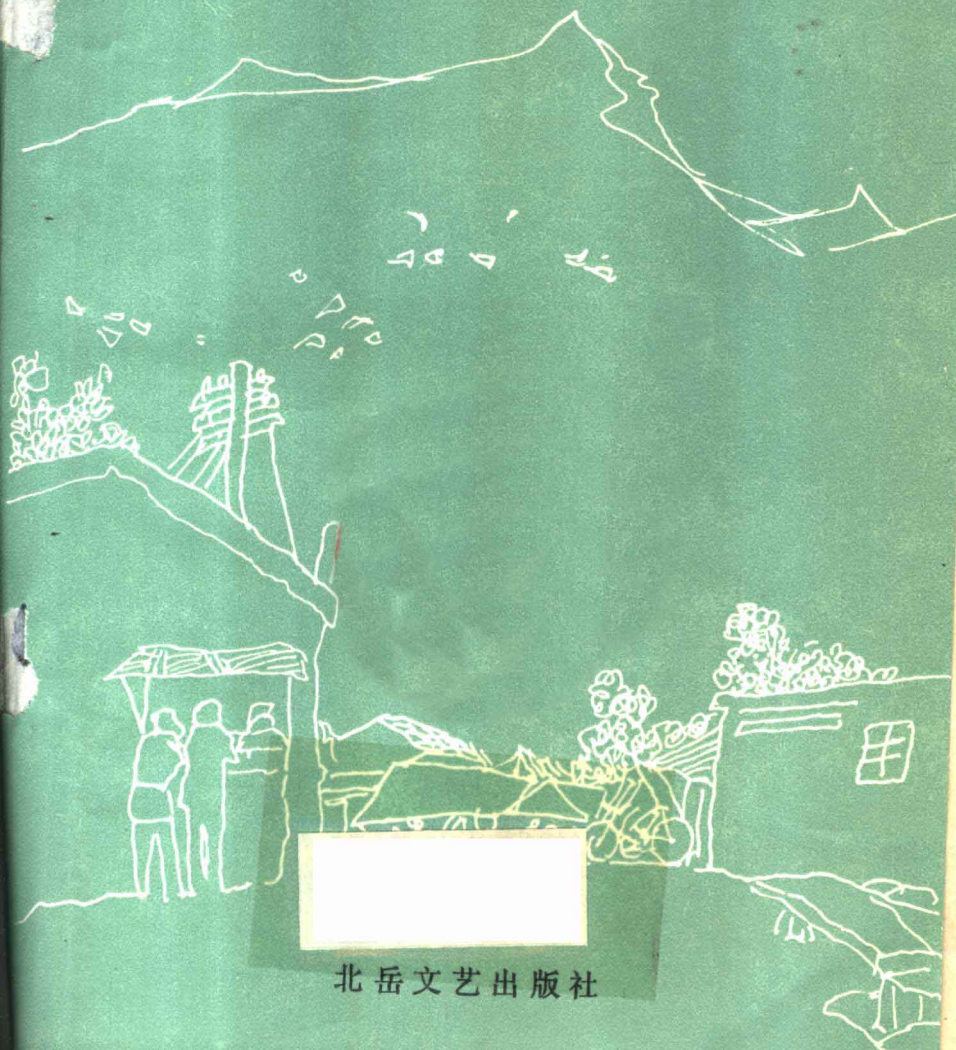
小城

燕治國中短篇小说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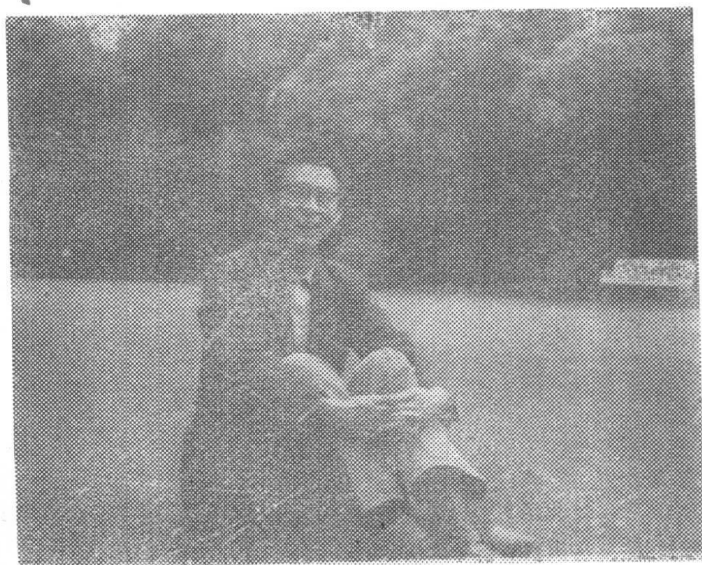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城

燕治国中短篇小说集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小传

燕治国，山西省河曲县人，男，生于1946年。1966年高中毕业后历经坎坷，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同年调至作协山西分会主办的《汾水》编辑部任小说编辑。其后曾就读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〈鲁迅文学院〉和北京大学作家班。十余年来，笔耕不辍，作品除中短篇小说外，另有散文，报告文学数十万言。现任《山西文学》副主编。

序

马 烽

燕治国同志，是我省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位青年作家。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。其中包括了十几个短篇和一个中篇，约二十余万字。燕治国同志不是专业作家，他是《山西文学》的编辑，主要任务是看稿子，编刊物。这些作品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。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那种坚持不懈，刻苦用功的可贵精神。

开头写的几篇，虽然没有在读者中引起大的震动，但作品本身都还有一定的水平。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原地踏步，而是不断地开拓，不停地前进。终于写出了《清粼粼的泉水》、《一院三家人》、《宽宽和巧巧》等一些较好的作品，受到了读者的称赞。其中《清粼粼的泉水》曾获得《山西文学》一九八二年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每迈进一步，都要做艰苦的努力。每一点突破，都是用心血换来的。燕治国同志在短短的几年中，创作上有如此明显的进步，可见是付出了不小代价的。

这本集子里的作品，基本上是描写农村生活的。也可以说写得都是作者故乡故土的生活情景。作者对晋西北黄河畔

的那座小县城，那些偏僻的小山庄，对雄伟的黄河，古老的烽火台，以至对黄土丘陵上的一草一木，都寄予了深厚的感情。作者文笔比较细腻，对自然风景的描写相当出色。好象在你面前展开了一幅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景画。可喜的是作者并不是单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，而是为了衬托，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。作者比较重视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有些章节写得很传神，可以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。但正因为作者偏重于描写景物，偏重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，因而也就产生了一个缺陷，这就是情节的发展比较缓慢，有些地方读起来颇有冗长之感。再就是，有些题材的主题思想挖掘得还不够深。

我认为作者是有才华的。肯用功，也善于用功。今后只要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，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。

一九八五年秋

目 录

序.....	马烽	(1)
奇异的案件.....		(1)
梦.....		(18)
幕徐徐拉开.....		(30)
欢欢和秀秀.....		(48)
灰色的小卧车.....		(60)
清粼粼的泉水.....		(75)
宽宽和巧巧.....		(91)
深山里的哥哥.....		(106)
悠悠小河水.....		(165)
糊涂君子.....		(186)
河之洲.....		(209)
一院三家人.....		(229)
晨雾——《农家闺女》之一.....		(252)
出走——《农家闺女》之二.....		(264)
雨丝——《农家闺女》之三.....		(278)
小城——《农家闺女》之四.....		(297)
后记.....		(359)

奇 异 的 案 件

县委准备在桃杏坪大队召开现场会，通知下去好几天，大队一直没个回讯。县委书记赵文虎着了急，亲自去电话，询问伙食准备情况。想不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山老汉火乎乎地告诉他：小接待站的粮食、现款、被褥以至锅碗瓢勺、笼盆刀案、油盐醋酱等一应待客物品，统统不见踪影，不能招待了。赵书记一听，头上沁出一层冷汗。他对着话筒发了一顿火，然后立刻让人叫来刚刚复职的县委常委、公安局长刘武，让他火速下去，一星期之内无论如何要把罪犯抓回县城来。

天黑时分，刘武坐着吉普车来到桃杏坪村外。打发走司机后，他把双手插进后衣襟底下，紧了紧一年四季不离身的锦裹肚，然后，拎起行李卷儿，径直朝山老汉的院落走去。

刘武从一九六六年砸烂公、检、法，被送到一个山沟里“劳改”以后，已有十一年没来桃杏坪了。他走得很快，恨不得一下子坐在山老汉的热炕头上，好好瞅瞅自己日思夜想的老伙伴，把憋在肚里的知心话痛痛快快地倒腾倒腾。要知道，从土改时起，他在山老汉的热炕头上，睡过一千多个夜

晚，他们的交情深过黄河水呀！至于案子，他相信山老汉比他更着急，说不定早有眉目了，用不着他刘武多操心的。

刘武来到山老汉住处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屋里也没点灯。他喊了两声，见没人答应，便轻轻地推开门，依着旧习惯，在门背后摸到一根麻秸，在炉子里燃着，点上煤油灯。昏黄的灯光，照亮了炕头一卷油黑的被褥。刘武心头一阵酸楚。老山妻子死得早，儿子又在部队上，他成天忙来忙去，也顾不得续娶个老伴。这些年，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呀！

刘武揉揉眼窝，转身把行李卷儿扔到炕上。这时，门一响，进来一个人。那人愣怔怔地盯着他，吃惊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刘武一听声音，乐了。他猛地拽住那人，高声吼道：“谁？你看看我是个谁！”

精瘦精瘦的山老汉，眯起眼睛细细一瞅，一拳头杵了过去：“哎呀呀，是刘武呀！狗的，一晃十来年，只当你把咱们村给掳到脖子后头了！”

两个老汉，笑着嚷着，逗着闹着，推着揉着，盘腿坐上了热炕头。

刘武从挎包里取出一瓶酒，然后把挎包冲底一提，骨碌碌倒出一包咸肉和一堆点心来。山老汉呵呵地笑着，一把提起酒瓶，用牙咬开盖儿，咕咕地喝了两口，抿着嘴问：“狗的们还没把你改造完？咋想起看哥来了？”

刘武揭开炉台上的铁锅，见有剩下的高粱面条，便顺手把它坐在炉子上，然后说：“多亏你还是老毛病，出门不上锁。要不，我还得蹲在院里歇凉凉哩。咋，重新上任，还要点三把火？”

“屁！我筋斗翻上三万六，能逃脱如来佛的手心窝？这

不，麦子旱得要死了，可人家赵书记还大天白日要抓人，真把老哥愁煞了！”见刘武往嘴里扒拉红面，山老汉赶忙喊道：“哎呀，你那烂胃能吃高粱面？快快快，睡了！睡了！哥给你打搅点白面去。”

刘武一把按住他：“他没告诉你派谁来？”

“他爱派谁来，还不是瞎子瞅对象——白跑一回！刘武呀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几年桃杏坪出的事，多得数不清哩。吃完饭，哥给你好好倒腾倒腾。”

刘武笑着说：“桃杏坪要不出事，我恐怕一时还来不了呢。”

山老汉眉毛一扬，定定地看着刘武：“咋，你……你回公安局了？”

见刘武点点头，山老汉手一哆嗦，急匆匆地问：“还是你那职务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你破案来了？”

“是呀，找你老鬼来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知道这里出了甚么案？”

“甚么案？还不是盗窃案，山哥——”

山老汉的两道眉，倏地拧在一起，他一句一顿地问：“你抓人来了？”

“队里的东西，能白丢？”

“嗯，这么说，是姓赵的派你来的啰！”

“啊，你——”

“庄户人说话，没轻重！”噻地一声，山老汉把酒瓶掼在炕上，瓶子一歪，酒咕嘟咕嘟地流出来。

刘武一愣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山哥，你这是咋了？”

“睡吧！”

刘武咽下一根僵硬的面条，端起锅，见炉火实在不行了，就问山老汉：“柴禾还在小东房吧？”

山老汉没搭理他，三把两把脱掉衣服，钻进被窝里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烧完了，凑乎凑乎吧。”

刘武呆呆地站在地下，实在不知道山老汉气从何来。他知道，山老汉是个倔性子，一句话不对头，三天莫想再搭腔。可是，自己哪句话惹下他了呢？他不由得再往炕上看看，心头稍稍宽松了些；老汉许是困了，他喝了点酒，已经呼噜呼噜地打开鼾，连热炕头也顾不得让了呢！刘武连忙就着锅扒拉了几口红面，然后，铺好被褥，就往下躺。这时，那鼾声却猛然停住了。山老汉仄楞起身子，噗一声吹熄了灯。刘武一惊，连住喊：“山哥！山哥！”

回答他的，是不远处黄河水哗哗的流淌声和窗户外面各种虫儿的鸣叫声……

二

天亮时，刘武打了个盹。朦胧中，他似乎听见小东房有响动声，便一骨碌爬起来，只见炕头上堆着一团旧棉被。他赶紧穿好衣服，几步跨出门外，高声喊道：“山哥！山哥！”

一群小鸟，正在老槐树上拍翅翘首，唧唧啾啾地叫得高兴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一惊，蓦地一声飞走了。

院里没有一个人。小东房门上，显眼地锁着一把大锁。刘武好生奇怪，弯腰拣起一根小柴棍，照着糊得严严实实的窗户纸捅去，不料里头堵着东西，小棍哧一声断了。他怅然

望着脚旁的一堆柴禾，心乱糟糟的，夜里的各种想法，又一次涌进脑际。好一阵，他才苦笑着摇摇头，抱起一抱柴禾，回到屋子里。

锅里的水，不一阵就开了。刘武赶忙找米下锅。他记得，屋里原来有四口存粮大瓮。每到过年时节，山老汉就欢喜喜挨个贴上“五谷丰登”的红帖子。眼下，只剩两口了。他揭开第一口，只见里头满是灰尘，连个米星子也没有；又揭开一口，里头团着一领破皮袄。往起一提，瓮底黑着脸，生气地瞪着他。刘武心一紧，痴痴呆呆地跌坐在炕沿上。脚旁有个小坛子，他伸进手去，抓出一把高粱面来。好半天，他慢慢走到炉台跟前，哆嗦着手，把面撒到开水锅里。然后，用铁匙缓缓地搅着……

大忙季节，山老汉快要断炊了！若不是就站在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，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因为，这些年来，他在广播里，多次听到这里连年增产的好消息。大队的底子理该是厚实的呀！这次光那个什么接待站，不是就丢了近两千斤粮食吗……。

他捏了一撮盐，胡乱吃了几口高粱面糊糊，在炉子边上给山老汉烤了几块点心，随后，心事重重地出了大门，向狮子院走去。

狮子院，过去曾是地头蛇张拔贡大宴宾客的地方。土改时，工作队长刘武领着贫雇农，在这里分过浮财。以后，就改作小学校了。只是这次下来前，他才听赵书记讲，学校早已搬了地方，狮子院改成大队接待站了。他想先顺路看看现场，然后再和支委们接接头。

刘武来到狮子院，跨上台阶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只见大门

敞开着，院子里，一群孩子象猴儿似地蹦来蹦去。有几个顽皮的，还从窗户里钻进钻出。他赶忙叫住一个小闺女，问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小闺女一惊，手里的高粱面饼子掉在地上，哇一声哭了。刘武弯腰拣起来，吹吹上面的土，递在她的小手里。小闺女止住哭，颠儿颠儿地跑了。正好，迎面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，那孩子叫着妈妈，一头扑了过去。

刘武看那妇女面熟，又一时想不起名字来。他压住火气，问道：“是谁让这些娃娃们进来的？”

那妇女笑着说：“大伙儿呗！娃娃们成天晾在太阳底下，大人们心疼得不行，见这儿闲着没用，一声吆喝，就搬进来了。哎呀，”她惊呼一声，“你看，二狗子拉下了，我给他收拾收拾去，不陪你了，啊！”说完，抱着孩子跑了。

刘武憋了一肚子火，匆忙离开狮子院，他要去找山老汉问一问：是谁允许这样胡闹的！

穿过村子时，他瞧见各家墙头上，都趴着人。待要招呼一声，人头立刻不见了。接着，就听见到处传来哐啷哐啷的关门声。那声音，震得他头晕目眩，胸口憋闷得象要炸开来。他眯眯瞪瞪地走着，冷不防撞住了什么。抬头一看，眼前直竖竖地站着一个壮汉，虎着脸，象要和谁打架似的。

哎呀，这是愣头二虎呀！土改那年，他因为给工作队报告了地头蛇埋大瓮的消息，几乎被张拔贡整治死！刘武听到讯儿后，翻墙跳进狮子院，一拳打翻地头蛇，救出了这个苦命的孩子。几天之后，二虎不知听了谁的话，进了山老汉的家，冲着刘武就跪了下去。从那以后，二虎一口一个“叔”，而刘武也把二虎当成了亲骨肉。刚砸烂公、检、法那会儿，

刘武被抓进监狱，二虎还专程去看了他一回，吼着闹着，要不是拦他劝他，他早把监狱的窗棂子撼断了……

二虎一侧身走了过去。刘武赶紧喊：“二虎！二虎！”

二虎不知是聋了，还是哑了，他连头也不回，照直走他的路。刘武火得不行，大吼了一声：“你给我站住，拧回头来！”

二虎站住了，却迟迟不拧头。

“好小子，你不认识我了……”

二虎转过身来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认识呀，刘局长嘛！”

刘武只觉得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，全身的血管崩崩地直跳。他心里想：“好哇，好哇，这么说，他早就认出来了，他故意装着！他不聋，更不哑，他叫我什么来着？……刘局长！”他想起来了，刚才狮子院那妇女，就是二虎的媳妇。他还喝过他们的喜酒哩。这两口子，竟然都不认他了！他的耳畔，轰响着那尖酸的声音。他觉得，象有一个人在拚命地往他和桃杏坪群众中间加楔子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准是山老汉！他一大早就不见影了，他放出了风声。现在，也许全村人都知道了：桃杏坪来了位刘常委、刘局长，而不是他老刘武！他的胃猛地抽缩着。他紧紧棉裹肚，踉踉跄跄地朝前走去。他必须立刻找到山老汉，面对着面，狠狠地骂他一通！

三

刘武转遍村子，也没找到山老汉。人们指东划西，谁也不给他说不准地方。他心里烦得不行，跑到村外麦田里，想和大伙儿一块浇水。谁知，麦地里竟然连个人影子也没有。

他看看麦苗子，心里又呼地腾起一股火焰来。

俗话说：“麦怕胎里旱”。桃杏坪的小麦，旱得叶子都发黄了。在烈日下，一片片小麦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。眼下少浇一水，到时少收百石哩！刘武心里直骂山老汉：“真是老迷窍了！你共产党员的心，变成冰疙瘩了！你就是藏到石头旮旯里，我今天也非把你抠出来不可！”

刘武顺着麦田，越走越快。在离村最远的一块麦地里，他终于看见了要找的人。

山老汉闷着头，蹲在麦垄旁边，用手指抠着干旱的泥土。听见有响动，他抬起头来，直勾勾地盯着刘武。

刘武使劲松开攥拢的拳头，话到了嘴边，却好歹说不出来。他看见了山老汉那混杂着泥土的满头白发，看见了那张被痛苦扭歪了的皱脸。山老汉眼睛里布满了的血丝丝，嘴唇上烤起一串燎泡，“他老了呀！”刘武想。“他为革命出过多少力，他把家都撇了呀！前几年，他也是被七斗八斗没个完，听说他重新上任才不久，麦子旱成这样，他也心急呀！对了，对了，他昨天晚上还提到麦子哩……”想到这儿，刘武十分火气消了一多半，他放缓语气说：“山哥，得连明昼夜浇麦哩！”

山老汉的眉毛动了动，冷着脸说：“破你的案吧！”

刘武蹲下来，心急地说：“丢了的自然要找回来的；可这一大片麦子万万不能再丢掉了！山哥，我看见你的空大瓮了……”

山老汉心头一热，他背转头，从裤腰带上拽下旱烟袋，在手里摆弄着。半晌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那你回去吧，这事情我们自己会办！”

刘武的心头上，象猛地被人杵了一拳。他缓缓地说：

“山哥，你咋能撵我哩？我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还让我回哪里去？咱得攥住劲，把这茬麦子抢回来。咱们的锅驼机呢？咋不响了？”

山老汉点着了旱烟锅，长吁了一口气，半晌才说道：“没柴油，它响个屁？”

“咋不早准备呢？……你回去找两个人，跟我到公社借点去。”

两个人同时站起来。山老汉嘴唇动了动，却没说话。他趑趄转身子，默默地朝村里走去。开始，他走得很慢很慢。一会儿，竟一颠一颠地跑起来，不久，就瞧不见影子了……

天黑时分，沉闷了一天的桃杏坪，猛然间沸腾起来。人们笑着、唱着、吆喝着涌向麦田。河畔的锅驼机。噢噢噢地吼叫着，更给小村庄增添了欢乐的气氛。

刘武提着锹，披着山老汉的破皮袄，在水渠上来回巡查。山老汉把人员都安排好了，用不着他多操心。此刻，他望着遍地闪烁的马灯光亮，望着脚下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水，心里很是舒坦。月光光下，河面上泛着一层灿灿的碎金银点子，还不时传来啪啪的响声，想是成群的小鲤鱼，要赶着去跳龙门吧？

想到鱼，刘武不由地想起了以往在桃杏坪那些难忘的日子。

他和这里群众的关系，不正象鱼和水一样吗？土改时，他们一起斗地主，分田地，一起抡大镐，拉步犁，汗水摔在一条垄沟里；以后，他包的点就是桃杏坪，这里的男女老少，一草一木，都装在他的心窝里……

“……可是，十几年不来，咋就变成这样了呢？竟然发生了那么大的案子！接待站光现款就有四、五百元……大队咋还要办接待站？接待谁哩？而且竟然没有人来管管这事，来检举揭发……”

他想到了赵书记那张恼怒的脸。这个人，他并不熟悉，只知道六六年以前，原是这个公社的文教干事，以后，成了公社书记，再后来，提任了县里的第一把手。这次复职以后，他愿意帮助县里领导把工作搞好，尤其是公安保卫工作。可山老汉却好象对赵书记有意见，对案子那么冷漠，还有二虎和他媳妇……

想来想去，刘武的脑子里又成了一团乱麻，他狠狠地敲自己的脑袋，紧紧棉裹肚，慢慢朝前走去……

夜色渐渐淡薄了。不久，天边露出了一线光亮。地里闪烁的灯光和星星一起消失了。薄薄的晨雾，给桃杏坪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。黎明前分外寒冷，风儿贴着河面，飕飕地吹了过来。刘武觉得胃愈来愈剧烈地抽动着，眼前直进火星子。他咬咬牙，拄着铁锹，继续往前走着。

刚走出几步，他就瞭见前面渠帮上开了口子，便赶忙直起腰，紧走了过去。

好厉害的一股水！等他赶到时，那口子已经有碗口粗细。他急忙扔了两锹土，却眨眼就被奔涌的水流冲走了。水呼呼地吼叫着，象蛇一样地从口子里窜出去，卷走一批批泥土，直朝渠底的蔬菜地涌去。刘武骂了一声，把破皮袄一脱，撂在脚跟前，三把两把掀下褂子，倒出口袋里的东西，然后，揉成一团，用锹把扎进口子里。看看还不行，又使劲一扯，把棉裹肚也填进去，紧接着抛去几锹土，总算把口子堵上了。

他用锹使劲拍拍渠帮，抹得光溜溜的，这才住了手。一阵冷风吹来，刘武身子一激灵。他赶忙提住皮袄，却怎也直不起腰来。他的胃里头象钻进了孙行者，东揪西扯，拳打脚踢，直搅得他头晕眼花，头上浸出一层冷汗珠子来。他用双手卡住肚，把指甲尖掐进肉里头，还是止不住浑身抽搐。又是一阵痉挛，他一张嘴，哇哇地吐了滩黄水。他赶紧往下一蹲，许是用力过猛了吧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瘫软的身子直向前栽去。

昏迷中，他好象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，随后……随后他听见了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似乎有人在说话。他用劲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头迎着窗户，躺在山老汉的热炕头上。这时，院里“吱扭”响了一声，刘武连忙用手托住炕，想坐起来，但手腕子一软，又无力地躺下了。他仄楞起耳朵，听见有人在低低地说话：

“记住，这是半斤……”

“你就多舀点油，他身虚……”

“你小子懂个屁！”

“……”

又是“吱扭”一声。无疑，这是关小东房单扇门的声音。刘武眉头一耸，一个奇怪可怕的想法，突然塞满了他的脑子……

不多一会儿，门一响，进来三个人。二虎浑身都是泥点子，他一声不吭，靠住大瓮蹲下去。刘武脸涨的通红，他指着山老汉手里的碗，颤着嗓子问：“你告诉我，碗里是甚么？”

屋子里静极了。二虎媳妇默默地拉住山老汉。山老汉声